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29  
13 August 1985  
CHINESE  
Original : ENGLISH

---

第三百二十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5年8月13日星期二上午

10点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马里奥·A·坎波拉先生（阿根廷）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A • 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 • A • 坎波拉先生

R • 加西亚 • 莫里坦先生

G • 帕里尼先生

澳大利亚

R • 巴特勒先生

R • 劳先生

J • 库尔特尼小姐

比利时

J • 雷梅克尔斯先生

巴西

C • A • 德 • 索萨 • 埃 • 席尔瓦先生

S • 德 • クロス •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B • 康斯坦丁诺夫先生

R • 达扬诺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妙丹

加拿大

A • 德斯普雷先生

E • 莫里斯先生

R • 萨瑟兰先生

出 席 者 名 单

加 拿 大

M. 格韦兹代基先生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夏义善先生

蒋振西先生

张卫东先生

古 巴

P.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维沃达先生

A. 齐马先生

埃 及

S. 阿法拉尔吉先生

M. 巴德尔先生

F. 穆尼卜先生

A. M. 阿巴斯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J. 热塞尔先生

G. 蒙塔西埃先生

H. 雷尼先生

出席者名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 罗泽先生  
W · 克鲁茨施先生  
L · 米勒先生  
F · 扎伊阿茨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F · 埃尔伯先生  
W · 格尔曼先生

匈牙利

F · 加伊达先生

印度

S · 肯特 · 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A · 阿克巴尔先生  
F · 卡西姆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A · 沙菲先生

意大利

M · 阿莱希先生  
G · 阿多尔尼 · 布拉切西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日本

今井隆吉先生  
佐藤昌世先生  
工藤公光先生  
石栗勉先生

出席者名单

肯尼亚

P · N ·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A · 加西亚 · 罗夫莱斯先生

Z · 冈萨雷斯 · 伊 · 雷内罗女士

P · 马塞多 · 里瓦先生

蒙古

L · 巴雅特先生

S · O · 包勒德先生

贡高尔先生

摩洛哥

O · 希拉莱先生

荷兰

R · J · 范 · 斯海克先生

J · 拉马凯尔先生

R · 米尔德斯先生

尼日利亚

C · V · 乌德迪比亚先生

巴基斯坦

M · 阿赫迈德先生

K · 尼阿兹先生

秘 鲁

J · 冈萨雷斯 · 特罗内斯先生

波兰

J · 雷赫拉克先生

A · 卡尔科什卡先生

G · 切姆皮恩斯基先生

出席者名单

罗马尼亚

T · 梅列斯卡努先生

S · 波普先生

A · 波佩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P ·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典

E · 博妮尔夫人

H · 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Y · 纳扎尔金先生

G · V · 安齐费罗夫先生

G · V ·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联合王国

R · I · T · 克罗马蒂耶先生

R · J · S · 埃迪斯先生

J · F · 戈登先生

D · A ·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 洛维茨先生

R · 莱文先生

D · 多恩先生

D · 科登先生

J · 格兰杰先生

A · 利博维茨先生

L · 贝尔加德先生

T · 斯尼契先生

出席者名单

美利坚合众国

T · 巴塞莱米先生

R · 纳尔逊先生

W · 亨诺克先生

M · 温斯顿女士

委内瑞拉

O · 加西亚·加西亚先生

南斯拉夫

K · 维达斯先生

M ·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 N ·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范·斯海克)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 329 次全体会议开始。

根据会议的工作计划，今天开始审议各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组织问题；以及审议并通过给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 30 条，任何代表可以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

我还要提醒成员们，紧接着全体会议之后本会议今天还将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以开始审议载于第 CD/WP.192 号文件的给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草案的技术部分。

今天发言名单上有荷兰和澳大利亚的代表。现在我请荷兰代表范·斯海克大使发言。

范·斯海克先生（荷兰）：主席先生，今天是我 8 月份第一次发言，我愿意祝贺你和阿根廷代表团就任主席。我们祝你在剩下的几周工作中取得成功，我们希望并相信，你将象你的杰出的前任奥尔特-罗伊斯大使一样指引我们走上为本年度会议争取更好结果的道路。在你有能力的指导下，我们已经很好地走上了这条道路。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有才干的荷、比、卢三国的合作者 M·德帕斯已离开日内瓦。我对有幸认识多年的尊敬的朋友 J·雷梅克尔斯表示热烈的欢迎。听说貌貌季大使在本届会议结束的时候要离开我们，我们感到很惋惜。从他的才智方面看，他是他的国家一位最杰出的代表。我们对他表示良好的祝愿，祝愿他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成功；我们感到有幸的是，他今后工作的地点会使我们中的有些人有时有机会还会看到他。

四十年前，即 1945 年 8 月 6 日，第一颗核武器爆炸，实际上把广岛这个城市夷为平地。从那天起世界进入了核时代。从此以后，核武器会彻底地改变世界。各国不得不考虑新的现实而调整它们的政策，因为这些现实反映了使用那些新的可怕的武器的威胁。

广岛和长崎不仅提醒人们想到遥远的过去，而且还继续向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如何拯救后代使免于这种灾难的挑战。我们被今井大使上周在这一场合所说的严肃认真的话所感动。

我们深感痛心地看着，在这一会议室里竟有人认为可以利用这一场合对历史作



(范·斯海克)

出制造分裂的解释。我们曾经希望至少在这种场合人们不会强调我们之间的分歧，特别是因为这些分歧同已经影响后世子孙的向往的巨大共同的努力和伟大牺牲的一个时期有关，所以就更不应该被强调。

自从核时代一开始，各国政府就谋求遏制和限制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大规模破坏的核武器。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是取得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且的确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1968年的不扩散条约和1972年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生效，以及1974年限制禁试条约和1976年和平核爆炸条约的缔结给继续不断的重要的核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方法带来了希望。自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签订以来，（两个签字国都保证在实践中遵守该协议的规定，）核大国之间的裁军谈判迄今没有取得多少成果。我们需要更多的成果，并且我们希望美苏之间目前的谈判将产生更多的成果。

限制和禁止核试验是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取得很大成效的领域。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的确是在走向全面禁止核试验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但是，迄今我们还未能实现全面禁试这一目标。然而，全面禁试条约仍然是很多国家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最近在萨德鲁丁·阿加汗亲王的倡议下由贝阿里夫团体在日内瓦组织的讨论会就是禁试的紧迫性的一个明证，这种紧迫性已被来自全世界的政治家、学者和专家们所看到。

多年来荷兰奉行一个一贯的政策，主张在一切时候禁止一切核试验爆炸。我们继续强烈地赞成缔结这样一个最后协定。1963年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时商定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一切核试验爆炸。已经签订了至少减少地下试验的各项协定。然而，迄今我们仍未能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详细制订一个令人满意的核查制度的工作还未完成。

荷兰已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最近关于苏联从8月6日至明年1月1日将暂停核试验的建议。荷兰对于真诚作出的实质上有助于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每一步骤当然是赞赏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暂停，如没有辅之以充分而有效的核查措施，肯定不能替代一项全面禁止一切核试验爆炸的条约的。我们也注意到，在苏联发表声明之前，仅已能核查到的核试验爆炸，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五次。

(范·斯海克)

尽快地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仍然是荷兰政府的一个重大目标。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连续两年来我们的工作一直未能恢复。我们之所以对此特别感到遗憾，是因为大量的工作尚待去作，特别是在核查和遵守情况方面，在这些方面，技术的，组织的和行政的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仍然准备着同参加本会议的其他代表团一道恢复有关禁试问题的具体工作。我们完全赞同最近在文件CD/621中澳大利亚大使巴特勒提出的一项西方的有关工作计划的建议，我们认为该建议阐述了能作和应该作的事情。

关于核查和遵守情况的问题，（西方的建议中特别谈到了这些问题，）它们正如专家们一般同意的那样，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虽然要花时间和资金。地震专家特设小组指出了通向全面禁试的一条前进路线，如果双方进行必要的合作并且有充足的财力保障的话，这条路线是能够克服种种困难的。

对于那些尽管我们在全面禁试问题的工作中陷入僵局但仍继续提出新主张的代表团，我们表示感谢。我特别指的是最近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和日本的代表团所提出的一些工作文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联合王国的工作文件特别强调，为使国际地震监测网有效力，首先进行实际的试验是必要的。我们认为这一论断是理由充足的，因为不论这样的监测网在理论体系上多么先进精深，然而只有通过它的实际的运用我们才能判定它是否能适应监测和核查完全禁止核试验的遵守情况这一复杂的任务。最近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网进行的一次有限的国际地震网试验就证明了这一点。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工作文件CD/612中所提出的，并于其后在文件CD/624中以技术的语言进行阐述的主要思想是令人感兴趣的：在签订全面禁试条约之前，已经可以设立一个网。一个国际地震监测网可以逐渐发展，使其达到一旦开始实行禁试，它便可开始生效的程度。我们准备同大家一道仔细研究这一建议的意义。

英国的文件CD/610，对国际地震监测网这一概念，以及对在实践中检验这一监测网的必要也给予了很大的注意。象文件的作者们一样，我们也认为多年来在核查技术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

作为地震学中的识别技术MB：MS标准的有用性，无疑是有限度的。有幸的是，近年来在其他技术的应用方面，例如频谱分析，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各种技术的联合应用，特别是那些能相互独立地应用的各种技术，才是探测核试验的有力工具。

(范·斯海克)

此外，我们还必须把国际地震学界现有技术的发展充分利用起来。地震测量设备灵敏度的提高，再加上自动化数字数据处理，看来能为将来为条约的目的充分处理在地球上发生的不管是人为的抑或是自然的五花八门的地震事件带来希望。

我们必须考虑到的一种人为地震事件就是大规模的常规爆炸。由于现代设备的灵敏度高，可能把例如当量 0.1 K T 以上的大规模的常规爆炸误认为核爆炸。在这方面我愿意提一下 1983 年的瑞典条约草案 (CD/381)，其中载有一项关于常规爆炸的规定。我们的确认为通报和核查这种爆炸的程序必须作为未来全面禁试条约的部分内容。

不管我们最终可能预期从地震遥测学中得到什么，看来现实的态度是承认，根据核武器国家的意见看，仅仅国际地震监测网本身将是不够的。这一点在三方会谈时已很明显。在英国的工作文件 CD/610 中又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而且我们从其他方面也得知了这一点。地震遥测法核查之所以不够，是因为种种逃避技术可能使得探测和识别秘密试验成为不可能。为了解决这类问题，看来除了需要一个全球监测网以外，还需要当地台站，或者更确切地说需要一个区域性的这种台网。这种区域性的地震台网同一个全球性的地震遥测网相配合而活动，将大大地提高全面的核查能力。1983 年 5 月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出版的一期《能源和技术评论》特刊中突出谈到了这一点。在这一研究报告中得出了下列结论：

“我们的地震学分析表明，一个包括设在苏联的 15 个高 Q 值台阵在内的监测网能够在苏联提供对震级为 3.0 的全面的检测能力（在某些地区其检测能力可提高到较此灵敏 0.6 个震级单位）。当我们把这一能力同空腔去耦所造成的威胁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一个监测网对检测出当量小至 3 至 10 K T 的去耦爆炸，可能有 90% 的把握。”

鉴于大的空腔常常能够被卫星发现，而制成空腔的规模又从来不很大，同时还考虑到即使大大低于 90% 的检测概率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制止因素，所以我们认为，即使是一个比这更小的当地台网也将足能够核查未来的全面禁试遵守情况。

为了完善国际地震监测网而增加国内地震台网，特别是在核武器国家增加国内地震台网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本会议在政策一级和由特设地震专家小组认真审议的问题。只有那时，对核查全面禁试的可能性问题才可能得到更明确更全面的了解。

(范·斯海克)

虽然显然在三方会谈期间，对在核武器国家单独建立一个区域性地震网体系问题已经进行过审议，但是，把当地台网同整个世界体系结合起来看来也是十分可能和合乎逻辑的。

去年，我强调了在缔结全面禁试条约之前，美国和苏联尽快批准1974年和1976年缔结的两个双边级限条约的重要性。现在让我再进一步就此问题谈一些看法。

上述两个级限条约，即1974年的级限禁试条约和1976年的和平核爆炸条约，当然不能被看作一个全面禁试条约的替代物。然而，它们的批准和进而生效将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特别是因为接近两个条约中所预见的150 K T阈值的试验仍继续在进行，情况就更是如此。

重要的是应指出，在和平核爆炸条约方面已经作了开创性的工作，特别是在现场视察方面。该条约中关于现场视察的规定在技术上是先进的，有时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也是有创造性的。

看来产生问题的不是和平核爆炸条约，而是级限禁试条约。级限条约规定，双方就各自的试验场址交换某些地理和地球物理方面的数据资料。就局外者所判断——荷兰本身必竟不是一个核武器大国——问题的关键并不大在于交换这些数据资料，而在于这些数据本身不足以核查爆炸的当量和爆炸所引起的地震强度之间的准确的关系。因此，级限禁试条约规定，对每个试验场址都应进行所谓校准试验。对于从校准试验中所得到的准确数据，双方间应进行同等交换，以便校准各自的地震计。然而还存在着一个关键问题。如何才能确定缔约一方为校准目的所给予的关于爆炸当量的资料是准确的？当量——地震强度之间准确的比例关系仍然不清楚，因此，当量估计数的准确程度也仍然不够。所以，在导致产生最佳当量估计数的一系列活动中缺少了必不可少的一环。换言之，要想做到使当量的估计数十分可靠，一个关键因素尚待解决。不管通过何种方式，必须对校准当量进行核实，而对这一需要在目前的级限禁试条约中并无规定。

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或许是在缔约国之间签订一项允许进行有限范围的这种现场视察的协议。在这方面，我们想是否可在为协调这两个级限条约的核查规定方面作出努力，在这两个条约中有一个，即和平核爆炸条约，已载有关于现场视察的一些规定。既然两个条约有着同样的目的，即限制核试验的当量，所以对

(范·斯海克, 主席, 巴特勒)

取得一个协调一致的检查制度的可能性是可以进行有益的探索的。当然, 军事试验场址和为和平目的进行爆炸(目前只在苏联进行)的场址之间的差别必须适当地加以考虑。如果协调统一核查规定的做法因为某种原因证明为不可行, 那么或许可以遵循更简单的程序。两个国家都可同意接受对方的指定人员在军事试验场址测量某些试验数据以供校准之用。在和平核爆炸条约中, 特别是在第三条中已提供了类似的机会。

鉴于解决这些技术问题的迫切性, 荷兰希望表示对里根总统邀请苏联派一专家组携带他们愿意带的设备到内华达试验场以便进行爆炸当量测量这一做法的赞赏。我们强烈敦促苏联接受这一建议。我们深信,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这一合作努力会为等待已久的批准两个条约的行动铺平道路。因为我们相信, 苏联也同样认为这些条约仍然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能够导致这些条约实际执行的建议竟能被称为(我引用原来的词语)“虚假的程序”。的确, 照我们的看法, 这一建议在走向缔结持久的全面禁试条约的道路上将是增强人们信心的重要措施。

在结束前, 我愿意利用此机会向挪威代表团祝贺最近挪威当局所组织的全面禁试条约地震核查问题专题讨论会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结果。挪威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表现出的高超技术水平给我的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象在该国所取得的这样的技术进步使我们更加相信, 专门技能不完备没有必要长期成为实现可以进行充分有效的核查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障碍。

主席: 我感谢荷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澳大利亚的代表巴特勒大使发言。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对裁军和军备控制谈判来说, 去年大会第一委员会几乎能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一个具有极为重大意义的方面是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第39/59号决议在全会上以150票赞成, 零票反对和1票弃权获得通过。该决议说, 外层空间应当专门用于和平目的而不应当成为军备竞赛的场所。该决议还说, 裁军谈判会议在缔结一项或在适当时缔结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多边协定的谈判中承担着首要任务。它还进一步促请苏联和美国立即开始谈判以

(巴特勒)

求防止这种军备竞赛。

关于双边谈判，有意义的是这些谈判声明的目的包括——“制订旨在防止空间军备竞赛，终止在地球上的军备竞赛和限制并裁减核军备以及加强战略稳定的有效的协议”。

所以，看来在双边和多边议事场所都存在着一个基本的信念，即必须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在要求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时候，我们和大多数出席此间会议的国家一样，充分知道外层空间已经受到某些军事活动的侵犯。我们也知道，通过各种现有协定，若干种军事的和敌意的对外层空间的使用已经遭到禁止。

因此，当分析可在外层空间的哪些方面进行禁止或控制谈判的时候，这种谈判在质的方面必不可少的一点应该是找到公平的、可以核查的、并且有助于全面稳定的协议。

澳大利亚认为，值得考虑的重要方面是有关保护卫星不受攻击的措施和相关的对反卫星体系及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一项禁止条约可能性。

关于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我的政府关注地看待两个超级大国目前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努力。我们知道，这种研究并不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该条约允许双方研究和建设具有多至一百个反弹道导弹发射装置的点防御体系。然而，全国规模的部署将是明显地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我想强调，澳大利亚认为反弹道导弹条约是当今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军备控制协议。我们知道，今天有理由问一问是否反弹道导弹条约得到了充分的遵守，这是我的政府严重关切的一个问题。

美国代表唐纳德·洛维茨大使在7月16日的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时强调说，战略防御计划仅仅是一个研究计划，迄今并不存在使研究进入反弹道导弹体系或其组成部分的制造、试验或部署阶段的决定。无疑，美国目前关于发展截击一切来袭导弹的可能性的研究是一项积极的研究。从概念上讲，它谋求以让人人都有可靠的防御这一从观念上更能被人接受的思想来代替以进攻为基础的相互保证毁灭思想。

尚不清楚的，而且是一直引起很大争议的问题是，这一目标是否在实践中能够达到，并且争取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是否会无意把造成比它所寻求代替的形势更不稳定的局势。

在同一发言中洛维茨大使还指出，里根总统曾说，美国只有在满足了三个条件

(巴特勒)

的情况下才从研究向下一步发展。即：任何防御体系必须是可长存的——其本身必须不是易受攻击的；这样的防御体系必须是有效而省钱的——建立这种体系起码要比设想以此取代的进攻体系花钱更少；这一体系只有在有助于稳定的条件下才加以建立。让我简略地谈谈这三点。

第一，易受攻击性问题。虽然人们不能预先判断双方不论哪一方的任何研制计划的结果，然而情况通常是，即使能够研制出完全能够对付目前部署的进攻手段的防御手段，研制进攻性的反措施的任务相对来说还是容易的。因此，防御体系必须能够战胜一整套可能的反措施才能保持其有效性。

研制对付有力而又有竞争性威胁的有效的防御手段总是比研制能够渗透防御的进攻手段要更困难些。此外，这种反措施所需要的技术与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本身所需要的技术相比处于大大领先的阶段。很多必要的这种技术已经存在。

虽然这种论点直到研究的全部结果都被人们知道以前可能仍属猜测，但是，如果看看近四十年来军备竞赛的历史，情况可能是，反措施的研制确实将进行。的确，这些反措施的研制已被公开地谈论到。

第二，任何体系的成本效益问题又是一个难以监测的问题，尽管许多调查者曾估计，双方不管哪一方的反弹道导弹体系的花费可能最终达到两万亿美元。这一估计数，再加上我们已经知道的至少一方研究计划的费用，起码令人怀疑，这样庞大的体系是否将真的能达到成本效益的标准。

第三，也许是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体系及其建设是否会有助于稳定。

这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我们已经听到许多对其不同方面提出的意见。我的代表团不知道，即使在两个超级大国都部署了几乎无法渗透的防御的情况下，“星球大战”体系是否将真的有效。不象目前这样，两个超级大国均拥有巨大的保证摧毁的能力，因而再增加数以千计的弹头也不会使核局势产生重大的改变，可是如果两个国家都拥有了不可渗透的防御，那时比如有十个弹头取得了渗透敌方防御的能力，就会提供巨大的破坏潜力。

首先取得那怕是很小的渗透敌方防御能力的国家将会获得重要的强制优势，因为它可以以核攻击相威胁而不会受到惩罚，而且在对方不能渗入自己的防御的情况下对它进行有效的反击也将成为不可能。

( 巴特勒 )

我提出了我们对于研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方面的一些关注。但是我希望强调，在这样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对这一问题还有其他看法，因为这一问题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便是问题的一个重大组成部分。争论的利害关系十分重大，不允许我们不加鉴别地接受根据设想作出的科学断言。在核时代已有过非常多的铁一般的科学假设在尔后被彻底推翻的事例。

正是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我的政府迄今拒绝赞同对以空间为基地的防御技术进行研究的某些建议。相反，我们希望用更合逻辑的，更简单而又更具有强制性的方法解决反弹道导弹系统企图去解决的问题。消除弹道导弹威胁的方法就是消除弹道导弹本身。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强烈地支持谈判大量裁减各方所拥有的进攻性武器数量的双边谈判的目标。这是所必需的，它不应受到其他考虑的修改，也不应以其它考虑为条件。

具体说，应寻求签订一项关于战略和中程核力量的协议，但不应使其以空间武器协议，甚或以化学武器协议为条件。再具体说，在空间方面，应寻求加强反弹道导弹条约并控制将来各种部署办法两方面达成协议，而不是谋求阻止进行研究。

需要考虑的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保护卫星免受攻击的措施。各代表团将会忆及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海登先生在去年8月7日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时所提出的建议。他提及法国1984年6月12日在本会议上提出的倡议，该倡议要求“防止破坏稳定的军事发展而不影响有助于战略稳定的空间军事活动，和那些可能对于监测裁军协议遵守情况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活动”。

海登先生建议，本会议在探讨有关外层空间军备控制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考虑保护一切有助于维护战略稳定和可能有助于监测裁军与军备控制协议执行的卫星（早期预警和通讯卫星等）免受攻击的措施的可能性。他还建议，这种保护也应扩大到把对操纵这些卫星至关重要的地面站包括在内。

可以争辩说，这一建议的某些——但不是所有——组成部分已经概略地体现在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一些条款中了。这些条款规定禁止干扰国家的技术核查手段。然而，这些是双边的而不是多边的协议。

执行我们的建议将是建立信心的一个重要措施，并将直接支持目前的和将来的军备控制与裁军协议。首先，该建议旨在在所需要的裁军协议使这一建议不再有必



(巴特勒)

要之前促进维持稳定。该建议的最后结果可能是一项谅解，这种谅解可能被编入一项国际协议中，其大意为：促进国际稳定并作为监测裁军协议遵守情况的卫星不应受到攻击。

在提出这一建议时我们知道会牵涉到很多困难。比如，我们如何决定哪些卫星有助于稳定，而哪些无助于稳定？这样的国际协议如何同一项禁止发展、试验和部署反卫星系统的条约联系起来？我们怎样证实哪些地面站对操纵这些卫星的运转至关重要？我们怎样才能核查这样的一个协议的遵守情况？

我们代表团并不声称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已有了答复。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决定哪些卫星（如果不是所有的卫星的话）应该受到保护方面，或许一种可能的辅助手段是通过发射卫星的国家提供关于发射到空间的物体的目的的详细而具体的资料。正如很多代表团在全会上的发言中和在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上所建议的那样，登记空间物体的现行制度可以由处理这一问题的主管机构进行改进。

就同一点而论，如果对卫星作用的审议使我们得出结论认为某些类型的卫星是不利于稳定的，那么，根据推论，为了同样的原因，即稳定的原因，那些卫星就应该被禁止。如上所说，核查这种禁止，其实是核查关于外层空间的任何协议，除了少数几个拥有自己的国家技术手段的国家以外，对所有国家来说也都是一个问题。因此，对于现有和将来的外层空间协议遵守情况的核查应由象拟议中的国际卫星监测机构那样的独立的国际机构进行。

我的代表团赞赏埃及的阿法拉尔吉大使主持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的才干，我希望将此记录在案。今年可做的工作使我们在探索对谈判将来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或若干协议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又前进了一步。因此，已经取得的成果将便利我们在该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希望一俟明年裁军谈判会议恢复工作，便将把该委员会再度设立起来。

我们的同事和朋友，斯里兰卡大使贾扬塔·达纳帕拉在7月30日的发言中对我们审议外层空间问题作出了令人感受至深的贡献。他还承认他雅好诗歌，这已成为口碑。在这方面我无法和他相比，但是我可以指出，我们的态度至少部分地反映在莎士比亚的这一看法中：“未来不在于我们的命运，而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必

(吴貌貌季，主席)

须缔造一个在外层空间没有军备竞赛的未来。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在今天的发言名单上已没有发言者。有没有任何其他代表团想发言？我请缅甸大使发言。

吴貌貌季（缅甸）：主席先生，我想通过你说，在我离日内瓦到另外的地方履任之前，我是多么感激荷兰范·斯海克大使在刚才向我告别时所说的友好的话。我们这里大部分人除了作为我们各自国家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以外，都还兼负着代表我们各自国家在各个国际机构任常驻代表的任务。这是此间国际生活的一个事实。而或迟或早我们要离开，届时我们发现，我们并不是象给予我们的称号似乎表明的那样常驻。我有幸事先就知道范·斯海克大使要说这番友好的话，因为他告诉了我，所以我更加赞赏他的感情。我希望说，我本人对范·斯海克大使和他的代表团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所作的贡献非常赞赏，这更使我要对他说的友好的告别的话表示感谢。

主席：我感谢缅甸大使所说的话，我们将等到下次全会时再从会议主席的角度正式向他告别。

星期四名单上发言的人很多，诸位知道，我还得召开非正式会议以继续审议报告草案。因此我建议我们的全体会议上午10时整开始。有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我们的本届会议已近尾声，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会议现有的所有时间。我希望我们的下次全体会议将能准时于上午10时整开始，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星期四的工作就不能完成。

因为今天已无其他工作，我想全体会议暂且休会，在五分钟后召开安排在今天的非正式会议以开始审议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草案的技术部分。

下次裁军谈判会议的全体会议将于8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现在休会。

上午11时40分会议散会。

×× ×× ×× ×× ××